

现代人丛书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论唐僧的干部政策



● 现代人丛书

D630.3
6.3

论唐僧的干部政策

现代人报社 编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赵志彬

特约编辑：老 邝

论唐僧的“干部政策”

现代人报社 编

•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-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三味书屋承印

地址：韶关市光孝路二号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.25印张 115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9,000册

ISBN 7-80521-076-4/G·25

定价2.50元

2.55

《现代人丛书》编委会

策 划：易 征

特约主编：陈俊年

特约编委：岑 桑 祖 慰 高 风

黄树森 徐 刚 李亚平

章以武 陈俊年 吴烈修

陈忠干 林建伦

特约美术总设计：林 墉

特约封面摄影：利智仁

特约美术编辑：邓扬威

内容提要

本书所收入的55篇杂文，乃是《现代人报》百余期所刊载的精华汇编。

这束杂文，无论回顾过去，抑或前瞻未来，大多思辨性强，幽默味浓，尤其对现实生活富有强烈的针对性。作者敢切时弊，敢抒己见，扬美贬丑，畅快淋漓。行文全无“八股腔”，时有笔底波澜，如珠妙语，读了令人忍俊不禁，笑后还要深深思索。

目 录

论“哄抬”(外二则).....	岑 桑 (1)
节奏迫人.....	秦瘦鸥 (5)
盲窗(外二则).....	邵燕祥 (7)
猕猴桃镀金反思录.....	商子雍 (10)
多情的草木(外一则).....	苏 晨 (13)
从宋代俊杰的生活观	
说到当代青年的风度.....	司马玉常 (16)
挂.....	老 烈 (21)
相驴的悲剧.....	鲁 兵 (23)
牛车的厚爱.....	祖 慰 (26)
唐僧的“干部政策”.....	邢伯伟 (29)
饮何必称“可乐”.....	牧 慧 (31)
词汇的老去和新生.....	邵燕祥 (34)
“易知而难犯”.....	曹敏之 (37)
意味深长的思索.....	叶曙明 (39)
强者奋起·懦夫战栗.....	章 明 (42)
——“兀”的启示	
论物质文明没有主义之分.....	舒 晨 (45)
《断章》断想.....	司马玉常 (48)
称呼问题.....	黄秋耘 (51)
有粉别都往脸上擦.....	葛 人 (53)
从繁到简是一个进步.....	曹思彬 (55)
论甘瓜苦蒂.....	杨 德 (57)

面壁与“破壁意识”	金 马(59)
论现代人的受骗意识	吴 昊(61)
论何以卫星能够上天	司马玉常(64)
而随地吐痰难以制止	
伸手不打笑脸人	万文武(67)
——也说卫星上天与随地吐痰	
我赞成重罚	吴润扬(69)
——也谈随地吐痰为何难以制止	
论现代人的面部表情	吴 昊(71)
“赶点”	焦仁贵(74)
燕子矶头论生死	龚志聪(76)
析“精神上的缺点”	牧 惠(79)
请柬：变相的“罚款通知单”	汝 杰(81)
思与随	黄秋耘(82)
漫话“孤寒”	端木桥(84)
谨防“信息污染”	周镇宏(86)
挖路	戈 君(88)
难得不糊涂	刘 征(89)
舆论应是先驱	秦 牧(92)
请您来点幽默	林惠琮(97)
要无愧于“铁笔御史”	黄秋耘(98)
相反的表情	叶昌柱(101)
从羊肉泡馍说开去	章 明(102)
“皇帝的女儿”愁嫁好	毛长军(105)
写在劣质产品展览流产之时	牧 惠(106)
婚姻：辉煌的生命生产	祖 慰(109)
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	司马玉常(117)

有感于《东坡笠屐图》的“版权之争”	钟子硕 (120)
觉慧出走后怎样?	舒 展 (124)
工资“含金量”及其他	大 吉 (127)
人口生产：社会发展的	
另一项重要生产形式	祁 琨 (128)
历史，胸有成竹的固执老人	岑 桑 (132)
——关于改革的创新的杂话	
世说新编	(136)
流沙河(九则)	(136)
未见过茶馆 考试闹笑话 卷夹 变春天 学童	
摹唁电 脸痣有吉凶 地图成罪证 女孩怕检查	
职业写检讨 人是啥变的	
斯人(三则)	(139)
胡风分子 漏网右派 某经理	
界说复杂的科学与迷信	西中扬 (141)
人的浮沉与笔的磨练	袁 鹰 (143)
——读《荃上堂散集》引起的随想	
新闻改革边鼓	陈 朗 (147)

论“哄抬”(外二则)

岑 桑

不知道是出于天真，还是出于糊涂，抑或出于别的什么原因，我们有的人热衷于哄抬。例如把凡人哄抬成“能人”，能人哄抬成“神人”；甚至把杀人犯哄抬为“英雄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曾经大轰大嗡地抬出过一个“与阶级敌人生死搏斗”的“英雄”刘学保，此人平步青云，从小兵升为营副教导员，当上“九大”代表。现已查明：“英雄”刘学保竟是个卑鄙毒辣的杀人犯，终于依法将其逮捕。

以哄抬为业的先生们，何止惯于对个人的哄抬而已，他们还热衷于对整个集体、整个地区，整个阶层，以至整个阶级进行慷慨而廉价的哄抬。由于这一类哄抬而造成的悲剧和恶果，并不善忘的人们应该还都记忆犹新。

遗憾的是，哄抬成性的人，至今仍乐此不疲。

早些时候，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的经济地位，不是被哄抬太过份了吗？广大农民仿佛一下子全都奇迹般地富起来了。“万元户”、“十万元户”，好象已经无处不在，如同几年前那位大喊“歌德”的仁兄描写的那样，“河水涣涣，莲荷盈盈，绿水新池，艳阳高照……”，一穷二白的面貌都象变戏法似的消退了。

其实，真正的情况却是：“农村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还是少数，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刚告解决；而五分之一强的农民还没有较好地解决温饱问题。”（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文章）这一实事求是的估计使哄抬者们扫了兴，然而只有这种求实精神才是真正合乎农民本身的实际利益的，因为只图一时之快的哄抬，过猛地宣传农民的富裕程度，只能导致不利于他们的种种政策偏差。

不要轻信哄抬者的蛊惑，“彩电村”、“洗衣机村”还远远不是我们广大农村的代表。我收到一位陌生农村姑娘寄来的一元钱，央我代她买一本她急需的书。她告诉我，那一元钱是她卖掉两斤黄豆换来的。捧读着那封字体歪歪斜斜的信，真令我不禁为之心酸。

为此我猛觉哄抬之可厌。

少见多怪

时间不知从哪里来？也不知往哪里去？时间无穷无尽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！

时间多得用不完！

急什么？何不留待明天！

急什么？明年再办也不迟。

我们习惯于用最闲适的步调走路；

我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说谈，沏茶、打毛线，议论哪家商店的窗帘布花式最多……。

我们习惯于听冗长的报告，开冗长的会议，读冗长的文告，以冗长的方式讨论最冗长的问题……。

总之，我们习惯于等待，而且还习惯于让别人等待。

唉，这难道仅仅是挂号处、售票处、登记处……的窗口，积年累月地对我们熏陶的结果吗？

早些时候，在一个大礼堂听一位参加国际戏剧界盛会归来的同志作报告，这位同志告诉听众：他参加那个有五十个国家的七百名代表参加的大会，效率之高，令人赞叹。他和另一名代表刚到旅馆，会议的全部文件和有关材料早已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。会议才三天便圆满结束。闭幕式只用了五分钟。

“五分钟？”我的左邻轻声叫道：“有无搞错呀？”

全场骚动，嘻嘻哈哈……

这里面，惊奇者有之；赞叹者有之；狐疑者有之……以为那是无稽之谈的，看来恐怕有过半之数。

习惯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，信然！

我们人多

我们人多。举世无双的“人力资源”，使我们大家都得以慷慨为怀，事事不计血本——

我们人多。三十六枚图章，办成小事一桩，理应如此。

我们人多。一个小小头目，十名悠悠副手，何足怪哉！

我们人多。机关如塔，冠盖如云，不如是，又当如何！

……

友人收到一份县属区级刊物，拿过来指着那刊物的封二，要我看看上面印着的“××月刊社社务委员及工作人员一览表”，说：“快把那官职数一数！”

我遵嘱照数，计开：

“名誉社长”六名；

“顾问”八名；

“副社长”五名；

“社委”二十五名；

“主编”一名；

“副主编”九名；

“编委”十名；

其他职员共五名。

算了算，合共六十九名，而且都是职责分明，无一重复的。

见我点数完毕，友人捧腹不已。

“笑什么？”我冷然问道。

他想不到我的反应竟如此冷淡，止住了笑，反问我：

“你不觉得好笑？”

我用冰块一般的声音应道：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少见多怪！……我——们——人——多——！”

节 奏 迫 人

秦瘦鸥

节奏这个词，原来是音乐上的术语。一九八〇年版的《辞海》里曾作过这样的解释：“音响运动的轻重缓急形成节奏……为旋律的骨干，也是乐曲结构的基本因素。”可是最近几年来，节奏已深入到我们的生活，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畴。节奏已与英语中的rhythm不一样，几乎成为速度(speed)的代名词了。

时代节奏越来越趋向高速，这是科学革命一浪赶一浪地飞跃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今天，任何国家欲求繁荣兴旺，任何个人欲求在学术上、事业上有所成就，都非力图适应这种高速度的节奏不可。从这一点出发，老朽的我，有时竟发现周围依然存在着一一些比牛步还慢的节奏，也禁不住会急得跺脚。

这里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：近年各种期刊书籍的出版周期之长，真可以吓人，简直不是节奏迟缓的问题，而是近于原地踏步了。记得一二年前，著名美术家华君武同志曾经为此作了一幅漫画，题曰：《作者近影》。画面正中是一本打开的书，扉页上有一幅人像——一个神采奕奕的壮年人，可是手执这本书的作者却已是一位满面皱纹、须长盈寸的老者了。这是何等强烈的讽刺啊？然而讽刺归讽刺，书刊出版的节奏依然如故。原因何在？很简单，印刷技术的改进，印刷厂的扩建增设，一直

都在原地踏步，而被双百万针所鼓舞起来的著作家和编辑们的工作节奏却那么快，于是两种不同的节奏不断地抵触碰撞，始终无法协调。我们就只能象“痴汉等老婆”那样，望眼欲穿地等待各种报刊书籍出版了。

节奏迫人，除了急起直追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即便是古代的勇士孟贲、夏育复生，或者请今天的少林、武当派高手出场，也没有哪一位能拖住时代的后腿吧？

盲窗(外二则)

邵燕祥

“门虽设而常关”，这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老先生的生活态度。

而我们的门和窗是常常要开的——并不是提出开放政策以后才如此。开门，是为了出入；开窗，是为了采光和通风。只有我所曾住过河南的农村，旧日土屋的窗开得很小，那是一到青黄不接就要离乡出走的农民，只消用一两锹泥土就可以堵死，就是所谓“盲窗”了吧？

我在题目上写的“盲窗”，指的却不是这个。

是在承德参观时，远望普陀宗丈之庙，那犹如布达拉宫的建筑，确实巍峨得很。密密麻麻的窗洞，更使人莫测高深。然而有人告诉我，那所有的窗都是“盲”的，窗框以内都砌死了；如果说河南的流民回乡以后还会把堵死的窗打开，而这座流于装饰的“盲窗”则开启无望，建筑压根儿就这样设计的。

据说为了庙里的喇嘛与尘俗隔绝，修行必免受干扰的缘故。

饰以“盲窗”的高墙跟一砌到底的高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窗而曰“盲”，已经可悲；打坐其中诵经如昔的喇嘛们就更可悲了。

向林则徐学什么

纪念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，人们说了许多很好的话。然而我认为对死者最好的纪念，莫如听听他生前说过的话。

1842年，林则徐已经被谪戍伊犁，“已成头皓白，遑问口雌黄（哪里顾得上管那些信口雌黄的胡说乱道）！”他在西安告别妻子家人登程的时候，口占两首七律，吐露的该是肺腑之言。其中有两句最足表明他的襟怀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！”两句诗道尽了他为什么做了他已经做到的一切，也表明了他今后将怎样为人：倘于国家有利，他甘愿以身命相许，自然他就超越了趋利避害、求福远祸的苟安心理。

在同一首诗的最后，林则徐坦然地谐谑：“戏与山妻谈故事，试吟断送老头皮。”他有个自注说：“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，召对，问：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？对曰：臣妻有一首云，‘更休落魄耽杯酒，且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’。上大笑，放还山。东坡赴诏狱，妻子送出门，皆哭，坡顾曰：子独不能如杨处七妻作一首诗送我乎？妻子失笑，坡乃出。”

为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把生死（更不用说别人的“信口雌黄”）置之度外，不惜丢官罢职以至“断送老头皮”，这是林则徐的精神，离开这一点，光是看到林则徐销鸦片赢得万世流芳，就把什么东西包括多少还有用的东西拿来付之一炬，则未免舍本逐末，怕没学到“点儿”上，林则徐不会承认这样的“学生”的。

魔 椅

电视台播映五十年代匈牙利的喜剧影片《废品的报复》，使我想起当时匈牙利的另一部喜剧片《魔椅》。

说的是，有这样一把魔椅，使谎话连篇的人一坐上去，就情不自禁地吐露真情，连他自己听起来都有点吃惊。

那是历史题材，写的是旧时代的事情。那时候尔虞我诈成风，说假话成了“本质和主流”，只能是偶有那么一把魔椅，还只偶然有人坐上去，才能让我们听到百分之百的真话；可他的屁股一离开魔椅，就又重新连篇累牍地说开假话了。

用最简单的逻辑推理，我们现在身处新时代，与旧时代迥然不同。我们大家彼此见面，满嘴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真话儿。如果还有魔椅，那也应当反其道而施其魔法，就是不管什么真诚正直善良的人，一坐到魔椅上去，就情不自禁地说假话，真诚地或违心地撒谎骗人，也许他说的假话连他自己都不信，可也许他心安理得，甚至理虽不直而气犹壮。这就是魔椅之为魔椅。

有没有这样的魔椅？

如果有的话，屁股一朝离开那魔椅，那人是不是还能恢复说真话的机能？

这不是很有趣，又有悬念吗？可不可以拍一部这样的影片呢？

原先那部《魔椅》，把惯于说谎的灵魂撕剥给人看，自然是喜剧。

如果想象中的另一把“魔椅”，把原本不失诚实的灵魂毁灭掉，变成说假话而不脸红的形象，那就该算是悲剧了吧？

或是悲喜剧？喜悲剧？或者只是闹剧乎！？